

燕大雙週刊

三十五年
三月二日

北平燕京大學編

每星期六出版

春季始業

第一次師生大會

陸志韋先生講演

闡明教職員對時事之態度

三月一日下午四時二十分，本校于貝公樓大禮堂舉行春季開學後第一次師生大會，由行政委員會主席陸志韋先生講本校教職員對國事之態度。

開會後，由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主席侯仁之先生致介紹詞，略謂：方今冬去春來，萬物向榮，唯政治氣候則似近嚴冬，同學間每有以校方態度來詢者。因此，特請陸先生講述燕京大學教職員對於國事一向所採取之態度。繼由陸先生講演，其大要如下：

前次我在此地與同學共談國事，係在一二八後北平全市學校罷課之時，距今十年。此次又似達嚴重關頭，雖時局之性質與前不同，但對吾人情感上之影響則相差無幾。近日同學間有謂我校過於沉悶，似對國事漠不關心者。茲將校內教職員同人二十年來對國事之態度與看法，略述如下，以供同學之參考。

從最近二三十年歷史看來，全國學生苦悶極多，發表意見，自屬當然，教職員且應鼓勵之。但事實上，亦有學生為

憤，目標顯明，各黨派均無異辭。而今則時事複雜，有若干事我個人皆不明其究竟。

據我個人看來，現在內政外交頗難明瞭，我相信一萬人游行，其中當有九千餘人為愛國者，但吾人所希求者如何，必先考慮清楚。目前我個人所最懼怕者，即恐因國際關係而斷送國內政治可以清明之希望。近二月內，國內政治所呈之跡象，為中國歷史前所未有，民主雖未到來，而確有民主之希望。吾人一舉一動，皆須審慎，以免因之而斷送國家之一線命脈。

此外，吾人尚不宜存僥倖心。西安事變以後，全國走上抗日之途，當時主抗日最力者為學界，但八年抗戰，受痛苦最甚者並非學界，吾人財物或受掠奪，身體或失自由，但與鄉民相比，相差不啻天壤。戰禍再繼續二年，則國內經濟狀況將不知伊于胡底！而今又有人希冀國際起戰爭，此實為不可能之事。希望大家放大眼

光，以求如何可以獻身于國家建設之路。

總之，學校對學生之一切活動，決不干涉，而燕京學生所為，有時係他人所不能為者。當一二八之時，全國學生幾全體罷課，而燕京正值大考，罷課與大考，何去何從，殊難決定。經教員提出後，由同學自行決議，終得舉行大考。當時，只燕京一校，修完該學期課程。是即「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之真意。燕京同學，素來係認清目標後再有所舉動。當前時勢複雜，吾人應在認識方面多下工夫。而此亦關心國事之第一步驟。同學間可以坦白之態度，純正之目標，組織討論，座談及讀書等會社，注意報紙，分析新聞，對當前問題，舉凡國內政治經濟，國際外交關係，作深刻正確之研究，每遇困惑，亦不妨就詢於教職員同人。總之，務先識清局勢，再求有所表示；而校方同人，亦自本二十年來一貫之作風，不惟不加阻撓，且必贊同協助。(完)

張東蓀先生

講政治協會商議經過

本校哲學系在假教授張東蓀先生，一月間赴渝出席政治協會商議，政協閉幕後，張先生自渝返平，于二月二十二日來校，下午四時在大禮堂講「政治協會商議經過」，對於政協之背景，經過，結果，以及在渝之見聞，對當前國內問題之意見等，講述幾小時，時正值大考期內，而同學仍全體出席。當晚八時，張先生又在臨湖軒教職員同樂會，講政協經過及其在渝之經歷，後並與出席各教職員共談國事。

來訪燕園

本校前史學系教授顧頡剛先生，自渝返平後，于二月二十二日來校，探視復校後之現狀，來訪燕園並查尋其存放校內之書籍。顧先生宿侯仁之先生處，連日分訪各舊雨，至二十五日始離去。在校同學多人，本欲集團往訪，但因時間倉促，未及約定，而顧先生已離去，校方已請顧先生于三月七日來校作公開學術講演，報告顧先生最近旅行甘青觀感。又顧先生書於事變前存放本校者共分二批：一

部合作司司長，日前因公抵平。於二月廿日偕校友王振庭先生來校一視。校務長

決於四月底返平

二月七日司徒校務長由密西干（Michigan）來信，謂其正在途中，往西部沿海旅行，將於三月間返紐約，並謂決定於四月底之前，到達北平校園。

胡經甫先生

兩週後可返校

本校理學院長胡經甫先生，定於三月中旬由渝返校。胡先生於一九四一年底離校赴美，十二月初甫抵馬尼刺，適會太平洋戰事爆發，所乘之船自行逃逸，乃困於菲律賓。及

呂振中先生新譯

新約全書付印

本校呂振中先生新譯之「新約全書」，現已完稿，正由引得校印所印刷中。

呂氏於二十六年來校研究宗教，即着手由希臘文之新約，譯成漢文。宗教學院趙紫宸及穆瑞兩教授，並於漢文及希臘文方面予以協助。迨美日戰

日軍陷菲島，乃埋首該處，潛習醫學。美軍收復菲島後，胡先生困處該地幾四年，始得歸返重慶。抵渝後入歌樂山中央醫院為實習大夫，今年三月即可獲得醫學博士學位，胡先生當即來校，參加復校工作。

謝迪克先生

上週末應邀赴津西語系謝迪克先生，於上週週末偕夫人赴津一行。此行係應天津市政府盟軍招待委員會之邀，前往將其英語演說「Leading Themes in Chinese Literature」灌注新發明之「磁性電線」中。此演說將於本週內由美軍用電台對華北美軍廣播。

起，趙先生被執入獄，呂先生亦離燕京，然此工作仍由呂先生繼續進行。趙先生出獄後，居城內，仍每週與呂氏一晤，共同推敲文字之修整。其後穆瑞先生被羈上海集中營，關於希臘文方面偶有問題，則就商於倫敦會之包石壁牧師。如此三年之久，及燕京復校之日，此書之三原稿已於上月送交引得校

印所付印，校方並議決撥美金三百元，為其初版之印刷費。此書初版僅印三百冊，為非賣品，專送國內外中英文及希臘文專家，請予批評建議，藉以修正。修正後之稿，再行付梓，可供教會工作人員及專攻聖經者之參攷。此書一出，當為宗教文獻之一新貢獻，蓋其按希臘文譯成，較之今日之漢文新約當更清晰正確也。

請校外同學注意

燕京理學院儀器

本校理學院，自蒙難之後，各系儀器設備，遭敵虜掠奪，損失奇重。惟是項儀器，想均未流出平津一帶，希校外同學能隨時注意，若發現燕京儀器，務請隨時通知本校，無任感荷。

理學院儀器標記為：

- Y.C. — 燕京化學系
- Y.P. — 燕京物理系
- Y.B. — 燕京生物系

大中雜誌

日內出版

本校齊思和，聶崇岐先生主編之「大中雜誌」創刊號，定於日內出版，刻正由引得校印所裝訂中。本期要目有陸志章先生之「教育閒談」，齊思和先生之「現代中國史學評論」，劉子健先生之「建國人才最後一課的國文」，以及校友秦佩珩先生小說一篇，最後並有「一九一八至雙九日寇侵華大事紀」及「現代史料」等，全書百餘頁，定價二百元。發行人為李書春先生。

二月二十七日春季始業

學雜費共二八四〇元

上學期學雜費三分之一直接付還學生

三十四年度秋季學期考試，於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之一週中舉行，至二十三日，第一學期已告結束。本年度寒假已於一月中旬放過，故兩學期間並無假期。二月二十七日春季始業，二十七、二十八兩日註冊。註冊前由衛生處檢查體格，並行透視。三月一日（星期五）即正式上課。

第二學期學雜費並無變更，僅按原定偽聯幣數額折成法幣，計各生應繳各費為學費二四〇〇圓，宿費一〇〇〇圓，體育費八〇圓，診療費八〇圓，雜費八〇圓。完全自費生每人應繳總數為三八四〇圓。據總務處會計課發表，上學期共收學生費用為：

學費 九五八，三八〇，〇〇〇
宿費 四五四，四〇〇，〇〇〇
體育費 三一，二四〇，〇〇〇
雜費 三一，六四〇，〇〇〇
診療費 三一，六六〇，〇〇〇

總計共為國幣一，五〇七，三二〇，〇〇〇元。本年獲得甲乙丙各種助學金之學生共有六十九名，上學期計共支出二二九，四〇〇元。

又據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統計上學期各月學生自助工作人數及支出為：

月份	人數		總計	支出
	男	女		
一月	三八	三九	七七	六一，四八〇
十二月	六〇	三九	九九	七三，一四〇
十一月	六七	三六	一〇三	七九，九五〇
十月	四〇	五	四五	五，八五〇

二月份統計尚未算出，故未列入。綜計以上四月，為學生自助工作報酬共支出二二〇，四二〇圓。若將二月份約略計入，總數當在三十萬元之譜。綜觀以上二處之報告，可知校方上學期收自學生各費之一百五十餘萬元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又「直接」付還學生。參考戰前本校各項統計，每年學費收入可敷經常費百分之二左右，今則全然不可計算矣。

燕京學報

本月出版

第三十期燕京學報，已交引得校印所排印，於本月內即可出版問世。

按本期燕京學報本應於三十年底出版，當時稿件彙齊後，印刷完全竣事，所餘工作僅裝訂一項。不料日美戰發，印就諸帙，皆行遺失。當時執筆者又多無底稿，故此大

校聞簡訊

△春暖，末名湖冰解，湖光中又可見塔影矣。湖內發現機器零件一大箱，係日人拋置者，湖內尚藏有他物，日後將再打撈。

△春逾一小時，各罰國幣拾圓。
△自助工作同學酬金，再因物價調整。行政委員會議決每小時酬國幣六十圓。
△為職工學校聘請教員，校方特撥國幣五萬圓為薪金。該校於三月四日正式開學。
△二月十七日為世界基督徒學生公禱日，團契

之三十期中僅有一篇為五年前舊稿。
本期全冊約十六開紙三百餘頁，主編為齊思和先生，編排方法約以二分之一載論文，其餘篇幅半

春假四日

行政委員會議決：本學期自五月二日至五月五日（星期四至星期日）放春假四日。

載書評，半載學術消息。其目的在增加書評及消息之篇幅，以顧及一般學術興趣。本期論文除有陸志韋先生之「說文讀若考」外，執筆者並有烏居龍藏，齊思和，翁獨健，高名凱，侯仁之，閻簡弼諸先生。

參觀

在大考期間，同學多忙于預備功課，課外活動及一切集會幾完全停止。考後大部同學離校返家，留校男女同學六十餘人靜極思動，于二十五日下午，由喬維熊先生率領，參觀西苑日僑管理處。傍晚始歸。

特請侯仁之先生講道，題為「基督徒青年的使命」。△日人所築自校園通清華園之小鐵道，曾為本校節運煤不少，現鐵路局已派人來拆除。△庶務課決於本週內驅除日軍殘留校內之野犬，凡教職員家中蓄犬者，請速至庶務課領取「狗牌」，以免誤捕。

燕園憶舊 (三)

閒話桑滄 (下)

出校友門，迎面可以見到一座褪色的紅漆大門，那裡邊就是清末有名的蔚秀園。它在很早很早的時候，據說是個養鴨子的地方。後來，不知確在什麼年代，歸了肅王府——清太宗兒子肅武親王豪格的後代，現在女漢奸金壁輝司令的先世——修造一些樓臺，才成功了「園」的樣子。到咸豐年間，它又落於老醇王手裡，「蔚秀」一名，於是方始出現。老醇王名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一般人稱之為老七爺，所以蔚秀園在本地人口裡也叫作七爺園。提起這位老七爺，真是大大的有名。他是光緒皇帝和小醇王攝政王的父親，宣統皇帝——滿洲國——康德皇帝亨利溥儀先生——的祖父。按理說，可以算是一位福人了。可是，事實上恰得其反！罪，當然沒受過；但半生在憂讒畏譏中過活，心理上的痛苦，不是虛名和物質享用所能彌遮的。這件事，凡知道光緒一朝政局的，大概都曉得，不必細說。蔚秀園的佈置相當簡單，並不見得有什麼別具匠心之處。祇是滿園子翠柏蒼松，丹楓綠柳，却也稱得起「清雅」二字。燕京買蔚秀園是前十四年的事。那時略加修繕，就作了男教職員宿舍。後來曾一度租給帶家眷的低級員司。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年，又改為高中校址。直到我們「友邦」——大——日本偷襲珍珠港那天起，這絃誦之聲，才為飛機炸彈所炸斷了。

校園本體的北面，是鏡春園。原來在清

朝嘉道之間，那裡有兩座別墅：偏東的一小部分是惠王——名綿愉，嘉慶皇帝第五子——的鳴鶴園，偏西的一大部分是四公主——嘉慶皇帝女兒莊靜固倫公主——的鏡春園。到了清末，兩座園子全頹圮了。國體變更以後，紫禁城裡的小朝廷，為討好民國元首，就把它們合併賜給徐大總統世昌。因為地在海淀之北，所以通稱之為淀北園。約摸前七年罷，徐家以半捐半售的方式讓給燕京。當改訂園名的時候，頗費了一番考據，終於採用鏡春的舊稱。可是，現在的鏡春園已兼包了昔日的鳴鶴園，它比老鏡春園大出來要有二分之一的哩！從前燕園本體和鏡春園是會隔着一股官道的，其壤地毗連，乃民國二十九年「斷道」以後的事。

高麗園是清朝宗室貝子——比公爵大一

未名湖的魚

以「湖光」著稱的未名湖，在民國二十三年以前，每年要打撈水草兩次。一則防水草生長過盛，損壞湖上風光；二則防水草腐爛，發生臭味；三則，為避免冬季溜冰時，水草使冰面不平。每次打撈水草時必須臨時僱工若干名，用所謂「四齒子」抓撈，花費既大，且常勞而無功。

使燕京省去這筆花費和麻煩的人，是一位綽號叫「郭胖子」的。郭胖子雖非

級的封號——載治的別業，土人多稱它為治貝子園。因為有韓國人租它種過地，所以又叫作高麗園。民國十八年燕京把它買下來，用為農科作物改良試驗場。後來因經費不足，又轉交給金陵大學代管。它的面積約二百六十多畝，可是空地倒有了三分之二，池沼亭臺所佔不過八十畝而已。故老傳說，它本是和珅的產業，到嘉慶初年，才沒為官物。這話是否靠得住，那就不得而知了。

燕東園，沒有什麼「古」可說。據我們所知，在「過街橋」以西，本是民地，橋東則是圓明園「蝦」打靶的教場。「蝦」是滿洲語武士的意思。清代乾清門侍衛，當時俗稱為大門上的蝦，而作正陽門千總，普通叫作「前門拉瞎」，「瞎」「蝦」一音之轉，不過，也可像徵這個官兒不是走紅運的了。

燕京工友，可是多少年來在學校包些零碎工程，替教職員負責搬家，天天出入燕園，也是燕京社區的一員。當時他便建議給學校，湖中養「草包魚」，便可吃盡水草，而不須年年打撈。未名湖中第一次養魚是在二十三年四月間，放進去的是三十斤小魚秧。果然，自此以後，未名湖便可以放心不管了。

初進燕園的學生往往懷疑，為什麼像未名湖這樣的地方，禁止釣魚。在讀書之暇，柳下垂釣，豈不風雅？原因是：未名湖自養魚之後，湖中的魚仍算郭胖子的財產，而由郭每年付給學校少量的租金。如此郭既可以用學校的湖養魚，學校又可以省去多少麻煩。關於釣魚，也有一個故事：一九四〇年初夏，四二班某同學雅興突來，乃垂釣於未名湖北岸。恰巧司徒先生沿湖走來，不好意思，乃拿起釣竿，起身疾走，司徒亦疾走；跑，司徒亦跑，不便再跑。乃轉身招呼司徒。司徒先生走過來，用中國話輕輕問道：「你釣了幾條魚呀？」

保障人身自由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希望這些都不是空言。和平不能一蹴而成，新中國的建立更不是旦夕之間的事。放在中國青年身上的責任是既鉅且艱。北平燕大的同學！我們的前輩們，爲了中國的獨立民主和自由，已流血流淚的建立了五四和十二、九，我們，這有着光榮傳統的一羣，該如何緊握住他們移交過來的火把，而邁進呵！復員在即，和你們在北平熱烈握手的一天已不遠了，到那時，讓我們一齊唱起「踴躍奮進，探求真理」的校歌，共爲這光輝的學府，創造更燦爛的光榮吧！

敬祝你們
快樂！康健！

成都燕大學生自治會上

平校復函

容校諸位同學：

你們的信已經收到了，這裡的同學很關心你們的生活，看了你們的奮鬥經過，爲你們榮耀，爲燕大榮耀。對於你們的精神，除了欽佩以外，實在沒法表示我們的敬意。我們知道住在大後方的同學很少到過他們的老家——燕京，所以我們願意介紹一下它的現狀：

說到燕京的美，另有一種風味，它的美，美在有含蓄，到處有柳暗花明的感覺。當你走進大門——校友門——時，在半畝方塘上架着一座石橋，迎面是威武瑰麗的貝公樓，容樓和穆樓對稱的坐鎮在它的左右，兩個華表聳立在貝公樓前，龍盤虎踞，這景象顯着莊嚴偉大，令你肅然起敬，真不愧是一個最高學府。在這裡，你決想不到繞過貝公

樓過了土山那面還有一片風光清幽的湖水，對岸立着雄姿英發的博塔，只要到過燕京的人，他一生是不會忘記了這湖光塔影的。湖的四周叢生着常綠的松柏，在綠樹的缺口處可以看見遠處紫色的西山，古色古香的建築，紅柱灰頂，到處點綴在垂楊翠松間。薄暮，你可以看見煙光凝而暮山紫的真象，月夜，你可以享受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清幽，夏天有五色繽紛的花，秋天有血紅的楓葉，時時是美，處處是美。

在這世外的桃園裡，我們四百個同學，雖然大部是中學剛畢業，但有的已經在中學畢業了七八年，有的已經作過事嘗過人生的滋味，有的到處離鄉背井流浪了好多年，現在聚集一起，受着良師益友的指導，受着自然之美的陶冶，在燕大一家的目標下，過着和氣融融的團體生活。校中學生團體和以前一樣的多，每天佈告板上總是貼了形形色色的佈告，我們在這湖光塔影對映之下，讀着我們喜歡讀的書，忘了市塵的煩惱，忘了人生的煩悶，但是我們並沒有忘了國家，這百端待舉的國家。這裡的同學，常常舉行時局的講演和討論，到處聽到關心國事的談話。在談政治而不「搞」政治的原則下，我們盱衡時勢，不消沉，不盲動，大體上，和你們的步驟是一致的。

提起同學的生活來當然先說吃飯問題，前一兩個月，每天帶着帶着窩頭和沒味的白菜湯。現在是每天有一頓饅頭。女同學因爲有校外捐來的營養費，比較好些，而男同學則脂肪缺乏，肉食已經有兩個多月沒見到了。學校雖然有牛奶和奶油，但是不容易買到，即使能買，我們菲薄的經濟能力，也趕

不上一月一漲的價格。所以同學的營養已經成爲極嚴重的問題。

關於行的方面，感覺到很大的困難。我們的校園遠在北平的西郊，離城裡有十幾里的樣子。原來學校裡有汽車來往但是現在因爲燃料的缺乏，只星期六星期日各開一次。有自行車的倒還好辦，只是苦了一般無車階級的人，有的終日坐在學校裡，有的實在安不下心只好安步當車，但是坐車費錢，騎車費帶，走道費鞋，總之沒有辦法。

談到住，原來男生有宿舍六所，女生宿舍四所，但是因爲男生宿舍受日人破壞，不能住宿，所以我們都住在女生宿舍裡。男生住在一，二，三院。女生住在四院，和燕南園五十一，五十三樓，兩三個人一間屋，還算相當舒適。

燕京過去人們頌揚爲「皇宮」的燕京，現在已經很少珠光寶氣的貴族了。物價永久不回頭的漲，貨幣的價值一直的往下落。同學的經濟恐慌成爲燕大的重要問題，雖然學校設有學生自助工作，但因工作不多，得到工作的只佔全體同學的四分之一。

我們的物質環境，大概如此。優美的燕園裡，在師長的領導下，正培育着自由民主的根芽。我們和你們有同一的傳統，同一的目標，同樣的在爲國家的前途，人類的將來努力。希望以後我們能更緊密的聯繫，作進一步的團結。這邊學生的動向，以後再詳細的告訴你們。希望夏天趕快降臨，好來迎接不遠千里而來的你們。敬祝
快樂！

北平燕大一九四九
一九五〇班會執委會啓

